

譯 林 說 小
書 叢 著 第二十一編

說小會社

新天方夜譚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每集二一角

最

有

興趣之

說林

說

蒙

大雅不棄風行

一時其中短篇小說

標新領異尤承社會

歡迎茲特將一二三

年月報中短篇一百

餘種彙刻成集名爲

說林以便愛讀諸君

之流覽茶餘飯後

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新天方夜譚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原著者

英

國

路

易

司

地文

譯述者

長

樂

侯

曾

宗

紹

發行者

閩

樂

林

曾

鞏

館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總發行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分售處

商

務

印

書

分

館

北京 保定 奉天 龍江 吉林 天津 濟南
桂林 漢口 南昌 蘭州 杭州 福州 廣州
開封 太原 西安 成都 重慶 安慶 長沙
潮州 雲南 香港 貴陽 南京 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新天方夜譚卷上

英國 路易司地文 同輯

佛尼司地文

同輯

閩縣林紓
長樂縣曾宗翬 同譯

雪茄翁

巴達之西巴達居土耳其之間有廣場焉。市集也在里西達間。時有甲乙兩少年。年可二
十五六歲。離別經數歲。復遇於是間。甲衣麗服。遇乙於道左。則貧困之狀棘目。甲沈

吟久。始呼曰。汝保羅西摩瑟乎。乙答曰。然。吾備歷艱屯。仍不易操。汝殆爲察倫拿。然亦如恆狀。乃不復頽暮何也。察倫拿曰。吾仍弗衰耶。然頗無狀。意居脂粉隊中。殊無
情趣。不若得幽偏之地居之。西摩瑟曰。果能從我者。當爲君覓取勝地。二人因攜手行至路拔街。有肆曰莎荷。肆門刻二木偶。絕鉅殆古象。兩偏係列吸菸之器。以古書
顏其額。曰葆斐美雪茄肆。肆主曰高陶。肆小而適於用。陳列甚華絢。肆主則和藹親
人。二少年遂入。檢美茄擇溫榻而坐。彼此談別後事。西摩瑟曰。我近讀律書審法意。

乃交頰。運爲勢頗蹇。夜中輒赴徹莎公所。亭午則銷磨於高陶家。惟向晨則仍高臥。至於日中。於是者遂蕩吾產。吾自以爲適。迨旣中落。則賙恤惟吾舅氏。一禮拜助余十先零。察倫拿曰。吾乃不悉若竟式微。至是然尙見君至。紹肆待製新衣。則亦未貧。西摩瑟曰。否。特過存一人。非得衣也。吾產合計。至於今日。爲數僅一百鎊。察倫拿駭曰。胡至是然奇窮矣。弗敢相欺。吾近亦貧罄。西摩瑟曰。汝奈何踵吾轍。然較之所羅門。則吾輩亦不必終困。察倫拿曰。汝以我爲奇服曠世耶。苟探吾簏。更無餘衣。若如君尙有百鎊之餘。金則當以此金治事業。西摩瑟曰。治生固也。但余未審其計之所有。乃嚮肆主高陶曰。君當知世界事。若此少年者。頗受教育。微蓄學問。果以百鎊投之者。當治何業。足以自活。高陶曰。亦觀其人之攄略。天下驅駕錢物。當佐之以信。否則多金。胡爲矧。此區區百數。經年可盡。若浪擲者。不能充一夕纏頭費。苟以購股票。數旬鐘間。輾轉亦立盡。若佳運見貺。卽挾一辨士。亦足發迹。若乘蹇之夫。又不足以語此。老朽不幸在世界爲廢物。顧有絕技能。辨雪茄。今西摩瑟先生。乃一無所知乎。

西摩瑟曰。我但知律而已。他無所審。高陶曰。能此亦差不惡。遂迴面察倫拿曰。君爲西摩瑟先生友。得無許老朽發問否。察倫拿曰。可。吾無他長。但能鬪葉子戲。無往弗勝。高陶曰。敢問先生。倫敦中有幾人能駢齒至三十二。今先生勿侈能博。博徒較君勝者多倍蓰也。博局之湛深玄妙。乃如四裔之遼夐。吾有所識之少年恆語人。將相英國。其謀良迂。後乃覺其人以葉子戲自名。衣食舉出於是。察倫拿曰。然則吾輩將淪於苦工矣。高陶曰。苦工胡易。彼下流人之不能爲府尹者。正坐不習致治之故。天下惟無知者。方以爲人生如蓬梗。相適貧富悉係之。天不知是中咸有學問始足自立。君不受教育。雖執賤工。猶難。胡乃不屑屑於工氏。天下如橫流。不學之人咸逐之。而逝其能自立不墜者。則惟有學之人。察倫拿語西摩瑟曰。是人議論殊端整。方私議間。肆屏忽闢。更見一少年入。狀至羞澀。市少菸。其齒較二少年尤穉。甚溫雅有風致。旣得菸。則納諸斗而爇之。距於旁榻。自通名於察倫拿曰。德斯伯勞至矣。察倫拿曰。德斯伯勞無恙。德斯伯勞曰。我甚無聊。西摩瑟曰。不執大業。或小業耳。德斯伯勞

曰。並此而無之。卽有之。或出諸天意。西摩瑟曰。然則吾輩亦同處漏舟三人中。惟察倫拿爲強。餘貴尙百鎊。德斯伯勞曰。區區百鎊未足云嘉。西摩瑟向高陶曰。此足知世界之審。是間乃有三廢物。高陶曰。人方淘淘。宜君輩之窮。西摩瑟曰。生齒固繁。然我殊不謂爾。吾雖但擅微長。而此君亦無業。尙且三人皆爾。蓋我之無才。但微知律意。及文字小數。間及輿地之學。算學亦稍厯蹤。並能辨休咎。爲數亦不謂小。乃獨立蒼茫。無依若孤雛。而吾舅氏則非我所重。然苟非舅者。我亦化爲異物。舅之爲人。常人耳。粗解普通之學。所遇均泰。吾乃不如舅。以我較舅優。所遭則去舅遠甚。但言察倫拿及德斯伯勞亦不惡。並遜吾舅者。德斯伯勞曰。君言良信。肆主試聽。我今我三人無業。尙復居地球之中心點。且人多逾蟻而金聲四徹。合地球之財力。萃於是間。而我輩獨無所事。夫以身被文化之人。悵悵至是。今當圖一良法。即報紙中覓之。高陶曰。諾。遂出司登達報章。一西摩瑟曰。此紙合天下之言。均集於是。今日讀此。彼賣藥之榜。吾且弗閱。惟是間有賞格二百鎊。言彼家一人適遊格林園之次。乃隱不見。

其人高六尺。廣膊而短髮。鬚作黑色。衣梅狗之巨衫。西摩瑟讀已曰。果吾輩交佳運。卽此二百鎊良可得。察倫拿曰。吾輩固非業包探。乃操包探業。亦奇矣。西摩瑟曰。吾言雖爾。亦知其難。顧塞極或亨。冥冥者使我作此。吾輩奇窮。復抱奇癖。是中殆有鬼。且議論復大。左然則上帝將逼我爲包探。我且奈何。以我卜之。我輩亦但能業此。察倫拿曰。是亦非佳。西摩瑟曰。果爲包探。或能有益於社會。亦能將護人之生命。世有疑獄。沈冤。包探咸能得之。爾弗信者。試質之高陶。高陶者。理家知人情。尤識巡警之職。任匪事不爲。無有阻怯。衣服不絢。勇氣則倍於戎士。察倫拿曰。茲事吾滋弗諾。西摩瑟曰。吾言論至矣。今當追議賞格事。察倫拿曰。吾輩意嚮果合。爲包探者。爾將如何。試問着手。又在何處。西摩瑟曰。察倫拿汝獨無自由之思致。卽不得當。亦當試謀之。須知凡事皆屬造化。吾委身以俟造化。今但問三人。幸集於此。亦未必非造化爲我。作合其事。苟分而各事其事。卽人人亦各有其造化。造化固隨人而其引縷亦甚繁。凡吾起居及一飲一啄。皆類有鬼神司之。並及於通國之人。操縱之靈警較狸狌。

尤。捷。使。世。界。中。無。分。巨。細。之。事。皆。隱。牽。其。絲。無。憚。拂。亂。察。倫。拿。曰。汝。第。言。我。決。不。
能。事。汝。所。事。且。我。生。非。包。探。才。特。落。漠。之。文。人。困。極。矣。果。爾。必。強。我。爲。此。特。能。爲。捕。
廳。之。包。探。而。已。西。摩。瑟。曰。聞。此。似。君。意。已。動。吾。甚。嘉。悅。須。知。世。界。中。事。紛。如。亂。絲。苟。
得。緒。即。進。任。之。不。當。夷。猶。以。坐。失。機。宜。機。至。弗。乘。旋。入。蹇。運。矣。後。此。果。有。機。可。乘。汝。
當。疾。起。受。之。勿。釋。吾。意。定。矣。即。有。變。動。苟。冒。爲。之。亦。終。有。得。當。之。一。日。迨。吾。事。畢。更。
一。述。之。高。陶。亦。未。爲。晚。汝。今。如。何。者。察。倫。拿。曰。吾。乃。不。得。吾。機。今。姑。如。君。意。行。之。
可。也。西。摩。瑟。曰。請。高。陶。爲。吾。左。證。汝。勿。食。言。高。陶。果。曰。君。銳。前。吾。留。此。以。盼。佳。音。西。
摩。瑟。曰。行。矣。君。須。知。倫。敦。中。其。鬧。如。沸。羹。人。數。已。四。兆。而。吾。尤。有。百。鎊。之。金。在。懷。當。
投。入。人。海。與。之。浮。沈。覓。生。活。也。

察。倫。拿。變。業。爲。包。探。

察。倫。拿。遂。出。至。邊。界。其。地。曰。撲。尼。偶。寓。於。村。家。村。人。遇。之。甚。有。禮。意。一。日。侵。晨。思。閒。
行。於。外。察。倫。拿。少。年。而。魁。偉。嗜。閒。惡。勞。遇。事。稽。遲。無。剛。斷。每。遇。得。意。時。則。亦。命。車。出。

游顧不能常得車。但有整其衣冠。徒步於外。時爲夏末秋初。天清氣爽。寥廓無雲。爲時過早。人家尙閉。而晨氣已解。七月炎蒸之氣。徐集亦漸漸露秋光。察倫拿負手而行。若有所思。以靜中心。緒乃愈集。邇迤向西南行。光景愈寂。耳聽淒然。一身但有形影相弔。人家嚴閉。身如行鬼術中。人家門外咸署招貼。察倫拿竟赴禮拜寺。在無數長眠人牀寢中。過猶孤舟之飄游。於萬葦中。忽迴念吾苟如吾同伴腦筋泛散之人。或能即此中得意外之護。復思白晝昭昭。胡以人聲寂然。如正月沈黑之夜。吾不期以身行此四兆人之睡鄉。獨行愈覺其孤。較入一堵玉靄敦大林中爲尤悚。設於是間大聲而呼。則聽者將譁駭而爭集。如兵士之受主將號令矣。察倫拿幽思怪想。無心趣入小市。左方均高墉林樹。葱蘢可悅。亦有華屋。令人屬目生羨。忽見有灰色牛立於門外。似表其爲牛乳坊也。更遠則有巨幌署爲漚麻滌布之肆。其次有園。則小貓戲於草際。察倫拿觀戲。貓知村靜人稀。故戲貓之樂如此。察倫拿注目此猫。景愈沈寂。羣膾皆深閉。機器無聲。察倫拿似微聞室人鼾睡聲者。忽聞室中有碎瓶聲。聲

蚩蚩然連如沸瀉溢出而窗間奇臭縷出貓聞聲大嗥而逃而屋中有樓級聲門乃大關煙氣如雲而出有二男子挾一婦人衣服甚整直奔門外慘然無聲而蚩蚩之聲亦止臭氣亦融入空氣之中景物倏然如夢幻察倫拿愕然不能步久之懼止忽悟亦奔逃而去始則奮迅繼復徐步心中自念此何物者而乃有聲有臭且此男女三人奪門而走何也百索竟不得解遂至迷路已而復至靜寂之所晨曦已上亦不知道之所出側視日影身實西邁行一小道中更行則稍廣見名園一鳥聲無數樹影交雜陽光乃弗漏空氣清虛如田野察倫拿立前目矚遠景有短垣格路路乃莫通一女子盈盈在其前視之卽自門中奔越而出者不期亦至於此牆瓦女道女亦罷倦莫支斜臥闌干之下周身均爲塵土所汚女見察倫拿張目如狸狔立起思避察倫拿亦滋懼見此女畏縮心頗憐之乃自責曰吾胡爲隨此逃人方作色自咎間而女尤震悚察倫拿仍徐徐前履聲旣促女驚略定知察倫拿非噬人者遂止其奔越少須復欲橫逸以去則又轉趨而就察倫拿察倫拿中懾不知其所以然但覺此

女似失眠狀。女旣前。則張手言曰。君非英國人耶。察倫拿見女子發問。忸怩不能答。察倫拿初不好事。尤落落於婦人。旣見問。則張目四瞭。莫知置辭。時人家尙未起。而初日已升。闌然無人。遂迴眸視此女。女衣仍整整。且着手套。玉容無主。如有殷憂。卽曰。密司胡震懾至。是吾初非迹汝。而前以道歧不可辨認。故倥偬至此。女聞言色定。曰。吾早料密司忒非迹我者。我乃感君無已。惟此際居此岑寂之鄉。而吾又冒驚悸而來。魂魄動矣。語時尙慄慄。且曰。幸密司忒以手助我。詞氣至淒惻動人。並曰。吾今不能更履長道。蓋筋力已疲。腦筋亦亂。幸先生爲我將護之人。察倫拿曰。密司吾請以吾臂爲君助。於是奔女執察倫拿手。嗚咽不可止。已又似怒。扶察倫拿手向城而趨。此女百無罅隙足窺。但覺恐狀可掬。四周若有捕執之人。且行且慄。時時握察倫拿之臂。勿釋。幸察倫拿慰勉。恐乃少釋。察倫拿本愿人爲女所提。亦大震。甚思女手釋去。久乃徐曰。密司聽我。我初意甚欲効力於婦人。然有請者。請密司示我以狀。胡爲。憇恐如是。女大驚曰。此安可言。而言尤非其地。察倫拿亦驚。以女爲癟。發因憶及。

茲事絕險。前此煙突而聲震。且男女同遯。此何故耶。然女手仍攬其臂。如逃亡狀。少須漸覺舒徐。女意略壯。察倫拿遙見有巡捕立於遠處。則亦略支其膽力。卽曰吾彷彿見密司自門中逸出。尙有二男子同行。確否。女曰然。第行勿怯。吾事亦不足瞞君。須知此二男子非文人也。言此。則君當知其端兆。察倫拿曰然。則窗中奇臭溢出。且有蚩蚩之聲。是又何物。女曰勿聲。君身亦瀕於險。且自勿知。今但能趣脫此街。則吾一一舉以告君。惟此時當以緘默爲上。君不觀此睡城中景物。幾沈沈忘曉。嗟夫上帝似此睡人。安有天良之偶。動察倫拿曰密司其狂易乎。所言乃類俳優。令人警笑。至於下文則不可知矣。女曰吾之生世。尙不止此。吾雖女郎。躬被天罰。不期以穉年。躬被此難。意外之變。乃吾命宮中所不及料者。但觀吾行道時。以手拊生人之背。視爲骨肉。足以知吾之苦。況且行且語。至於惟多利亞街。女釋手。上下愕顧。慘淡無主。少須則易爲柔媚之容。復引察倫拿之手。曰客試度我爲何人者。已過之迹。思之猶憐。深思受禍尙不止是。然旣及此。須少別君。幸君須我於此。我卽歸而就君。惟君不

富尾我亦不當窺我所爲。但堅定爾心。信此女殊不足禍君。當視之如女兄弟。此外尤有說。吾旣墜禍中。君萬不宜棄我而去。君本過客。吾亦無從悉君生平。第君似聰明人。觀我悲慘如是。已足以知我。我沿道隨君窺君舉止。似文人而知禮。今尤乞君假我以數分鐘之株守。或能允我。察倫拿不悅。漫許之。女感激之忱。見於眉眼。警然遽行。女之慘狀。發露無餘。而察倫拿因亦自傷伶仃。百無親屬。但有高年之祖姑。居於威而勒斯島中耳。察倫拿思極忽悟。胡以爲萍蹤相值之一女。乃爲稽延是間。鬢如入夢境。因徐徐行。見已近火車站。逆旅相屬。而列肆人皆曉起治所事。察倫拿徐徐經逆旅前。徘徊至久。疑此女蹤跡大類女巫而已。身胡爲女巫所惑。忽見鄰左門闌。女已警然出。同一廝養之少年。與款語久。此少年聳肩復入。女郎疾步如飛。直趣察倫拿。女至時。面有歡容。步疾而衣整。媚態娟然。察倫拿見女至。百慮都捐。但覺女貌之可悅。一時慄恐之心。皆釋。遂進而迎女。與之同立。女忽自言曰。是人乃不能容物。察倫拿以爲斥已也。即曰密司何言。汝乃云吾不能容汝。吾力擔惶怖。從女郎

至此。今更欲乞我將護。是間獨無君友乎。苟得友助。君人孰弗悅者。女聞言愕然不能答。久曰。君言亦佳。行矣。行。且歎曰。助我者。或託上帝耳。君不見我爲無害之女郎。脫自難中。爲二兇所凌虐。君不特不憐我。且不以我爲怪。猶不能假藉我容。我一言加以臂助。嗟夫。君行矣。行。實則吾已於此矣。語時淚睫黯黛。慘淡極無主。且反身奔察倫拿。自悔無禮。坐失此難中之人。麾斥而不之救。女行後。察倫拿大悲。深悔處此逃女。不以其道。內咎至深。因默憶女言。思其容止嫋雅。令人生慕。復自責曰。此何可者。正懊悔間。不期信步從女郎後。女初行甚迅。久乃止步。依牆而立。察倫拿心乃愈悲。遂力前迎之。脫冠與之爲禮。深示歉衷。女不答。察倫拿復再三述其意。女始若有聞。復盈盈立。亦微微自咎。察倫拿見女引罪。即鞠躬曰。今茲聽女郎所命。無不如意。意欲毅然無恤其性命者。並引手示女。女握其手置之胸際。復相將行。女盛怒之後。步履遲緩。竟偎倚察倫拿之身。察倫拿心愛此女。竟如鳥之將離。極力擁護女身。女啾唧似有所言。乃類囁。竟不之辨。但聞其言曰。君勿言。更容我半句鐘者。必厯

厯告君。此時至一處。女停趾似有所覓。女自言。越月之第五日。將嫁是家。女且歎且言曰。似我畸零。別無良法。但欲少勝此家者。吾即以身事之。行次及一園林。爲高司溫那別墅。門已大闢。其中大有人。似爲通夕之歡。嬉戲於纖草之上。察倫拿挾女同入其中。見夜遊人均倦。或坐或入狹徑。徐觀之似皆敗類之人。察倫拿挾女履花徑中。男女各有所懷。約畧行。至於空曠之地。較他處爲高。有長榻瓦其前。女大悅。曰。是間可以密語。或不爲人所聞。自此起。君其可聞吾軼事。並足爲我論斷其曲直。須知君不能舍吾行也。君心尤當自省。用其仁愛之心。施諸纖芥之微命。於君一無所益。女語時。即歸榻坐。引察倫拿坐其次。序其一生之厯史。

模象

女曰。吾父爲英國平民。系出大將軍後。初未受爵。世其祿。其中不審何過。見斥於朝廷。去家遠。而大將軍之威號。亦不聽。自承爲其後嗣。父遂溷迹於外。不趣名區勝地。西行與探險者伍。及於邊徼。父奇偉有膽幹。閱歷久而學愈進。尤長於植物學。居邊

至數月之久。有佛利猛者。生平好探險。有聲於時。亦開伏吾父與之結伴。冒進窮西而行。至於人跡不經地。與莫門人伍。絕戈壁而渡。復轉而北。境愈奇險。地莽莽無人煙。吾父卽居於是間。大石突起。水澤縱橫。溪澗交織。禽獸不生。居四十日。食盡。衆議弗前。爭出行。獵然野火。火發煙突。用壯其氣。每人咸上馬。獵於沙漠間。吾父亦以馬出。向高崖。崖色黝黑。其下臨深谷。石筍林立。如古堞形。少須見獸迹。似以爪搘地而短樹。且留薄毳。迹之似爲挂熊。其巨乃無匹。吾父引馬近熊。至巖瀑下。瀑分兩道。如燕尾。更陟則亂峯。不能容馬。野杉交瓦於水上。吾父乃繫馬水次。挺槍而前。旣入林間。水聲瀲瀲。出其右。更視道上。則人跡交雜。而溪流曲折。出樹不知所窮。水勢似經雨後。直淹岸上。潮痕猶在林密。日光乃不能到。風發林吼。其聲孔雜。吾父穿林罅下望。則水次人乃大集。可半百。男女孺稚皆具。或臥或側。其仰臥者。面慘白。且瘠如枯腊。時時呻吟之聲。雜水聲而發。吾父久視。不知所爲。忽見一老人起立。去其裹身之毡。徐委之地上。一幼女。女狀亦似病。倚石而臥。老人以毡加女。時女如無覺。老人視

女久其狀甚悲。旣覆以毡。復歸臥織草之上。顧此餓人爲狀已慘矣。且羣餓人外。尤有一老人。鬚髮皓然。屈膝於地。匍匐至此。幼女前竊其毡。旣得復歸臥其處。吾父見此。髯叟得毡後。復僞睡。以首枕肱。呼其同伴。不知作何語。納手於胸。復納之。口口微動。如有所嚼。似人中獨此髯叟有餘糧。足以自活。而此同伴者。已懨懨欲死矣。老人食後。精神漸復。吾父見之。殊怒。乃舉槍。欲斃之。忽憶斃此老人。則吾將何以自處。因止。豎其槍桿。復沿岸行。厯厯見熊跡。而熊已徐步其前。可數碼。乃發槍中之。熊躍入溪。槍聲旣震。此無數餓人。皆起。悽厲之聲。雖人語殆同鬼嘯。已見溪中落獵物。則爭下而取此熊。吾父未及溪次。而熊已爲餓人所得。爭剮熊肉。生啖之。較行炙尤甘。時吾父行近餓人之次。餓人仍無覺。吾父遂入其羣。人羣中顏色皆如灰土。亦有間見吾父者。則抗聲號。而餘人。仍無覺。吾方生啖此熊。卽飢而垂殞者。亦側目睨之。吾父在人羣中。慘聲四徹。不期淚爲之落。忽覺有人掣其肘。迴視之。卽此竊毡之老人。幾死吾父之手者。視之非老。僅中年人。其狀甚穠。支幹運動甚捷。但有飢色。引吾父至崖。